

在大西洋北端,有个不足1400平方公里的小岛,叫法罗群岛。岛上只有5万人口,却生活着300多名来自泰国和菲律宾的女性。从热带东南亚国家嫁到这个位于地球北端的群岛,她们背井离乡,在这里结婚生子,努力地生活着。

法罗群岛上的亚洲女人



阿萨亚和丈夫扬、儿子雅各布。

本报记者 王晓莹
实习生 费家麟 编译

从热带来到寒带

阿萨亚·丝雷特利德刚从泰国嫁到法罗群岛时,正好赶上了持续六个月的冬天。她整天都坐在暖气旁,“有人跟我说,外面太阳高照,让我出门晒晒太阳。可我说,‘不,让我一个人待着吧,我好冷!’”

这是六年前的事情。当年,阿萨亚的丈夫扬和朋友在泰国经商,两人正是在泰国相遇相爱。当提出要带阿萨亚回老家时,扬考虑到了妻子可能面临的重重困难——适应完全不同的文化、气候和自然地理条件,极具挑战性。“刚开始我很担心,因为对阿萨亚来说,她要去的的地方的一切与泰国几乎都是相反的,但我相信,她一定能克服。”

法罗群岛位于挪威和冰岛之间,由北大西洋中的18个岩石岛屿所组成,是丹麦王国的一个海外自治领地。受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,法罗群岛虽然纬度较高,却属于海洋性气候,不像冰岛一样寒冷,夏季最高温能达到16摄氏度。但即便如此,对在热带生活惯了的阿萨亚来说,在法罗群岛过的第一个冬天也够她受的。

此外,群岛上的人口分布很不平衡。近年来,由于法罗群岛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求学并定居岛外,岛上的人口数量一直在减少。定居岛外的人口中,女性又占了较大比例,目前法罗群岛当地女性要比男性少约2000人。

这让岛上的小伙子开始寻找“跨越岛屿的爱情”,不少人通过商业交友网站、社交媒体认识岛外的女孩;有些人则是经岛上亚裔女性介绍,与其他亚裔女孩约会相亲。

300多名“亚洲媳妇”

目前,法罗群岛上有300多名来自泰国和菲律宾的女性。这个数字听起来可能不是很多,但相对于仅五万的法罗群岛人口而言,这些“外来媳妇”已经成了岛上最大的少数民族群体。

对这些亚裔女性而言,气候挑战只是一方面,她们还面临文化、饮食等方面的困难。尽管隶属丹麦王国,但法罗群岛有自己的语言法罗语,由一种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语演化而来。法罗群岛的饮食文化也很特别:岛上居民烹饪时不会用亚洲地区所用的传统香料或调味料,他们常吃发酵的羊肉和鳕鱼干,偶尔也会吃鲸鱼肉和鲸脂。这些食物都带有强烈的刺激性气味,让阿萨亚很不适应。

回忆起刚嫁到法罗群岛的情形,阿萨亚说:“雅各布刚出生的那段时间特别难熬,我几乎一整天都说不了几句话。其他居民都是老年人,他们大都不会说英语;我们的同龄人基本上都去岛外工作了,也没有小孩和雅各布一起玩。我那会儿只能一个人待在家里,什么事也干不了。那段时间我特别孤独,甚至有点绝望。”

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三年,直到雅各布上了幼儿园,阿萨亚开始从事餐饮工作,她慢慢适应了岛上的生活,也接触到了其他一些和她有着相似经历的泰国女性。“我们这些亚洲女性仿佛结成了特有的人际关系网,这让我感受到了家庭般的温暖。”

如今,坚强自信的阿萨亚和丈夫在法罗群岛的首府托尔斯港开了一家饭店,她工作勤快,待人客气,脸上常挂着甜美的微笑。他们家的房子就坐落在被群山环绕的峡湾旁。

政府帮她们学语言

阿萨亚的老乡柯容克也是从泰国嫁到法罗群岛的“亚洲媳妇”,她的丈夫桑多是个船员,一出海就是几个

月。刚结婚时,柯容克也感到格外孤独。

原先在泰国,柯容克就职于当地的政府财务部门,可来到法罗群岛后,由于语言不通,她没法从事类似工作,只得开了一家泰式按摩店。

柯容克的情况不是个例,语言障碍意味着岛上的亚裔女性只能从事技术层次较低的工作,即便曾受过高等教育也无可奈何。但柯容克对现状还算满意:“我还带着孩子,没有规律的工作时间。好在我公公婆婆能帮着照顾孩子,所以干脆自己开家店,这样时间支配上也自由一些。”

亚裔女性在法罗群岛上的活跃,也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。法罗群岛自治政府总理约翰内森表示,亚裔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表现相当积极,值得赞扬。“目前,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外来人口学习法罗语,政府部门已经开设了免费学习法罗语的课程。”

岛上居民克里斯蒂安的泰国妻子布鲁姆就是语言学习的受益者。她2002年来到法罗群岛,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学习法罗语。“每天下班回家,她就坐在房间里捧着‘英语-法罗语’词典看。”克里斯蒂安说,“她学习很认真,很投入。”

布鲁姆现在在一家酒店里工作,同事都是本地居民。“当初我和克里斯蒂安说,我跟着你到法罗群岛,你得负责给我找个工作。他就给我找了这份工作,我现在每天都在和当地人交流。”

另一名亚裔女性安东妮特来自菲律宾马尼拉,她和丈夫正准备搬到托尔斯港的新公寓。“这儿的人都非常友好,没什么敌意。我在这里觉得安全和幸福。”安东妮特说。她很期待在这里的新生活。

在欧洲移民已成为敏感话题的今天,法罗群岛政府却非常欢迎移民。当地一名政府官员马格尼说:“到目前为止,法罗群岛的大部分移民都是女性,她们在这里工作,而且不会带来社会问题。”

个人意见

通信42年后,他们终于见面了

张文 编译

在这个通讯极其发达的时代,还有人用书信的方式联系了几十年却不曾见面,这样的故事,听上去好像也太老派了。

但它确实存在。56岁的乔治·高森和54岁的洛丽·格茨,这对十几岁就开始通信的好友,在从小孩长成大人又即将迈向老年时,终于见了面。

乔治15岁时,写信交笔友的方式非常流行:一个人发出5封信,就有可能收到上千封回信。乔治也写了信,后来收到4封回信,其中一封就是洛丽写的。

他们的联系持续了下去:每个月互寄一封信,告诉对方自己生活里的新鲜事。乔治说,他们谈论学校、爱好以及家人。“我们年轻的时候,把生活描述得像田园诗歌一般,对事情的理解大部分都是很粗浅的,但随着时间流逝,我们在信中讨论的问题也越来越深刻。”

尤其是乔治,他的家里不断有人去世,他有很多的话要对洛丽倾诉。2006年,在参加母亲葬礼的飞机上,乔治百感交集,用餐巾纸给洛丽写了一封信。洛丽说,这件事让她印象深刻。实际上,乔治在那样的时刻想起自己,这让她有一种责任感。“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,她代表着一种忠诚,以及我们之间的深深的连接。这样的关系只有我俩有,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。”

对洛丽而言,与乔治通信期间,她也经历着自己的人生变化:她结了婚,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。今年,她的儿子18岁了,要去纽约上大学,洛丽决定送儿子去学校。这时,她想到了住在纽约的乔治,想看看能不能和他见上一面。

其实,洛丽一直有想要见面的想法,她很好奇乔治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人。但乔治却不



通信42年后,乔治和洛丽终于见面了。

愿意付诸实践,洛丽说,他有点迷信。于是,两人就一直没有从书信走到现实生活。

这次,在两人“认识”42年之后,他们终于在纽约一家酒店的大堂里见了面。

一段感人的视频记录了相见的全过程。“我们拥抱并哭了起来……这么些年过去了,太令人感慨了。”乔治说。在洛丽看来,这次见面好像自己的童年和成年碰撞在一起。“感觉特别好,当我们见面时,他哭了,我却特别特别开心。几个小时后,我的情绪上来了,我才哭起来。”

不过两人也迅速澄清,他们之间不存在罗曼蒂克式的关系。乔治说,自己一直把洛丽当做妹妹看待,尤其是在亲兄弟也去世后,他在世上已经没有亲人了。他说,洛丽是他的亲人,是最亲爱的人。洛丽则表示:“我爱乔治,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。我所有的亲人都知道他——这是我生命中最长久的一段关系,它很美好。”

他俩都保留着这些年写给对方的信件,也打算继续给对方写信。

对于这段持续了40多年的友谊,两人都心存感激。洛丽说,他们的关系很美好。“它没有生命中发生的其他事情那样沉重,相反,它显示出一段生命真实连接的关系能有多轻盈。”